

乡情一缕

元旦从运城返津有几日了，运动手表上端依然显示着“运城万荣”的天气数据：

1月5日，周一，冬月十七，小寒，中午，0℃，湿度71%，西风2级，多云……

小寒日，一个还算风和气暖的日子，虽然多云，有点雾，但想像中陈坡上头的村子里一派冬日和暖惬意的样子，颇感到心安。

如果打开手机查找轨迹，估计会暴露我这几天在运城的行动路线——从运城盐湖区至万荣，城市、乡村、田野、机场、市场、运程线、高铁站……大约会串联出个人回乡的特别喜好和经停位置。这几乎也是每次回老家必打卡的地方，不断重复，从不旁落，像是一再重温一个经年不变的记忆，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运城永远是主角，我则属友情客串。

当然，这记忆也是更新的，以一种潜移默化方式更新着一个地方行进轨迹，又似乎是以一种内在不变的固执，保持着一种不断变迁的历史面貌，既相视相遇，又渐行渐远。用王尔德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在生命每个时刻都是他曾是和将是的一切。一个地方也是，不过没事的，一些沧桑而已，一直都在变，也一直有不变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变了的，不变的、要变的，都在这里发生，允许一切发生。

是的，我可以肯定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永恒地流淌在一条川流不息的时间之河里，只不过被不同年代和时代印记替换了面目。比如回运城期间永远撇不开魔性的运城话，一种与山西各地方言有别的方言。这次在城区碰到的运城人几乎无一不是来自此地其他县(市、区)、临猗、河津、万荣、平陆……但在中心城区也许只有这种简称为“运普”的运城话才是真正通行和流行。像是依稀保持了点普通话的框架，并且又极顽强地保留着运城土语的某些特别腔调与原始词汇，说起来像舞台剧某个场景的对白，“呀呀，你这人怎么怎么……我咋么咋么……”“你这光景还要咋么，歇歇要弹嫌了”。大凡城区少有入展示字正腔圆的清亮版的纯粹普通话，除非那些漂亮也专业的播音员开腔播报，连地方戏蒲剧唱腔也略有醋、夹枪带棒受到影响。你若以为运城人天生口音重讲不好普通话，那便错了，运城人说普通话从发音到词汇较之别地都有天然优势，当年万荣青谷农村的小脚老太太愣是把拼音和普通话都讲得贼溜，成为全国普通话推广试点。运城人在外地讲普通话几乎没有丝毫转换的困难，只不过在运城要好好讲话就应该照着运城话味儿这样讲，倘若非得在交流中冒出几句流利标准的普通话，那只会遭运城人的鄙夷，咸咸地给你来一句：撒啥洋腔呢，谁不会“雪”。嗯，运城人笑说别人“撒洋腔”也确有“食得丁咸也抵得住渴”的底气，单这个“说”字，运城各县入就能念出几个不同的古老发音来：雪，社，“扶额”的切语……

有人早就在自媒体上晒了东湖市场、西街早市、黄河夜市、盐湖悬浮天路、南风广场广场舞、体育公园歌会……这些地方，随便挑一处逛摸转转，进去、出来一遭，一身的烟火气甩都甩不掉。首先，一路洋溢着花椒小茴香葱花味道的咸香精致“碳水”轰炸就受不了，管你什么节俭减肥保持身材，理由再充分，走一路买一路吃一路，边走边看，边吃边逛，控制不住就是控制不住。再者，不管本地人外地人都架不住这琳琅满目的色香诱惑和便宜实惠的亲民价格，养眼、好吃、量大、不贵，汇聚运城十三县(市、区)，融合豫陕晋三省，没有人可以拒绝，完全无法拒绝，感觉运城人从来就在批发与零售转换之间模糊了界线，就算偶尔被极个别黑心商人宰一刀感觉都贵不到哪儿去。还能贵到哪儿去呢？拢共就十块八块的东西，总不能连本儿都搭进去吧。还有，就是运城式的热情容易让人融入其中，不管是买是看是逛是跳是唱，地上一摊、面前一堆，你可以钻到货堆里挑挑拣拣，也可以进到摊摊后面给翻翻倒倒，像过去逛商场一不小心跑到人家柜台里去买，只怕你像放老母鸡到粮囤里啄食，自己先挑花了眼。看，那边卖泓芝驿王过梨的拼命让你先尝后买，不甜不酥不要钱，去痰化痰不咳嗽；这边刚拔出来的夏县下留胡萝卜绿缨子带着泥任你随便挑选，旁边还细心地放着毛巾让你挑完擦泥手。至于南风广场、体育中心、人民公园(西花园)那些热闹的浪的地方，只要愿意你随时都可以加入其中，姿势不美、五音不全没人笑话你，运城人偶尔调侃一句“姿势优美，动作难看”“唱歌走调，声音洪亮”，那可不是什么挖苦而是用反话解嘲自嘲的一种鼓励，只要能跟上趟儿凑个热闹比什么都强。看运城人热得脑门上流着咸咸的汗花，一边把袄脱了一边说：呀呀，这早上可跳美了唱美了耍美了。尔后找家熟悉的早点摊子来碗浇卤豆腐脑、本地水饺、羊汤、胡卜什么的，配以万荣三角椒盐油酥饼子、新绛油丝油旋饼子、稷山芝麻半圆饼子等当主食，要是没有外皮酥脆内里葱香的闻喜葱花饼(记住不是葱油饼)那再好不过，出了汗补点盐平衡一下体内电解质，真美！你要是多问一句有多美么？运城人可能会说：憨美哩！美憨啦！没办法，运城人就喜欢这“憨美”“咸香”的生活，在运城话里“憨”“咸”都发“han”音，皆属咸口。

刚到运城当天就遭遇大雪，白天已经开始下，真正清活是在夜里，早上起来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昼夜。雪，仿佛久违的朋友，无论大小，只要它来了，一切似乎都刚刚好。看到有文友说雪，它“像重逢，像遗憾，像爱而不得”。真是好文字，有雪的确可以给人添精神。记起上次冬天回来遇雪还是七八年前，刚过完春节赶着要上班，一夜飞花雪大得不行，人也兴奋雀跃得不行，早起离家前还往返附近山路上跑了一通。那雪厚得几乎迈不动腿，那景色也美得没有办法，回来乘兴图片

运城是咸的

李耀岗

配文发了朋友圈：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新年大雪，祥瑞！还是运城的同学老曹冒雪开车过来送我去机场，不然可能真误了航班。今番又遇大雪，虽是元旦当日，也是过年，机会难得，得跑远一点好好看看这苍茫中难得一见的雪中山川。于是，路装装备被挂妥当，沿修葺平整的乡道踏雪寻村，一路向北向东，沿途许多只在记忆里听过的地名村标真实地矗在面前，汉池、娘娘庙、兴盛、桐树窠、史家堠、莲花台、东景、东坡、东文、西文……雪覆的山岭沟壑遮蔽了冬天花萎凄凉的植被，于纵横间勾勒出地城的苍劲与倔强，煞是好客，别有风韵。跑过山坡人家门前，野巷土狗见有不速之客兴奋得直叫，不知是吠雪还是吠人，复又张嘴喷着气插尾相送看我远去。

不是关帝庙不重要，也不是闻喜煮饼不好吃，而是当一个城市还保留着生活本来的密度时，景点反而退到了后面。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里不像被安排过。运城给人的第一层感受，是秩序感很低，但生活感很高。街上不忙，人也不慢，出租车司机会给你看盐湖反光最好的角度，本地人说话直接，不热情营销，但愿意多说两句实话。那种感觉在很多一线城市已经消失了。台湾游客在这点上很敏感。他们习

低配版的半程马拉松，新年第一个有氧长距离，也是这个新年2026公历年份对应的特别数字，一个恰切而有意义的新岁开启。

这次回万荣还恰好赶上巷子里蛤背老寿星出殡，印象里那是位和善慈祥的好人。亲人们自是悲伤，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离开了，但如此高寿接近人瑞亦是喜丧，平日不多见到的邻里宾朋咸集奔丧，又像是一次不期而遇的乡间聚会。费孝通将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比作“差序格局”，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涟漪，“水波纹”似的交织出紧密的人情网络，也让很多故事的发生成为可能。正是在这层叠的涟漪中，许多久未谋面的乡人可以坐在一起心无芥蒂没有距离，婚丧嫁娶往往成为他们聚集、陪伴与纪念的重要时刻，他们也都是与这个土地有牵连的人，像同一地块上长出的庄稼，只是时隔数年再次相遇时看着满目皤白的旧识，脑子里追忆的却是他们当年的模样。正是：逢面有疑客是谁，人间无处不蹉跎。乡筵简洁且隆重，依然沿着着过去凉热咸甜的上菜模式，少了许多钟鼎酒筹的仪式，多了黄土乡野里过去少见的鱼虾蟹类，咸口仍然占据着筵席的统治地位，连最后的“吃馍菜”都少不了一盘咸菜下饭。民间评议，“好厨子一把盐，赖厨子也是一把盐”，就看谁用好这把盐。不过，这天最令人意外且称心的一道菜不是什么大鱼大肉、大荤大素，而是不知谁弄来的一碗葱炒豆豉(一种豆酱制品，吾乡人发音叫豆豉)，软热的白馍一掰开两半冒着热气夹一层胸咸的豆豉，葱香豉香浓郁、面香馍香实在，委实令人满足，胜过眼前满桌珍馐。曾经惦念的那盆鲜咸的晋南鱿鱼汤爽约，来的却是甜得要命的什锦水果元宵汤，还有运城甜食的特色菜品风葫芦、黄米甑糕……适逢大雪，漫天皆白，人世一场，归于黄土，亦是一种圆满。一个人，老鸱筑窠似的一件件搭起自己的一生，终了又一天天拆卸，复归如初，回到原点，仿若他打开了一册书，再由子女们轻轻合上。怀念过世老者的同时，心里感念这一场相遇的生命教育，是运城乡间这样的丧仪让人重温了生命的意义，他来过，他走过，他走了，他淌过的汗是咸的，他流过的泪是咸的，他吃过的苦是咸的，他的后入身体里流淌着的血也是咸的。也许生命的本色就是咸的，正是这些带着咸味的力量，连接着乡村的过去与未来，接续着我们与人类的关联。

来时乘机自晋北一路而来，苍山茫茫略显冷冽，冬景憔悴又觉心酸，及至飞临运城上空，这冬日萧瑟中始才显露出冬麦熟悉的几片青绿，让人眼前一亮，感到格外亲切。那些与麦子有关的咸湿记忆曾经是刻骨的，此刻风一样亦已远去，唯有那冬天的绿色依然是生动的蓬勃的连绵不绝的，也是撕扯不开的与生命相连在骨血里的。返回时改乘高铁，这些年从运城北站乘车还是第一次。关羽须眉提刀风眼瞪睁，正出神地看着站前广场熙攘的人群，不知他能否认得出当年出走的地方，连我都觉得运城这座四线城市变化确实太大了，没有导航帮忙完全找不到过去曾去过的地方。新修的暨街，规划中的盐梦长廊，今年元旦假日老家万荣刚推出来的锦里古街，等等，全都未到过现场，还有老母亲床榻上那些反复翻阅阅读的运城作家写运城诸多作品中那些令人神往的地方，也大多还没领略过，欠账着实太多。印象里的运城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是亲近的又是遥远的，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但我个人觉得“咸”可能才是运城人真正的识别码或验证码。运城的本质也许就是咸的，是厚重的，是累积的，是持久的，是底蕴丰富的，是沉淀久远的，是负载深重的，是因盐运开埠得名的，也是承运而变化的，她既是应运而生，也必能运开时来。

过去，运城人喜欢说“干指头蘸不住盐，还得湿(实)干”，那么干吧，就在当下，祝运城好运，既过不恋、物来顺应，既得眷顾，必有回响。回时高铁车窗外运城段，雪覆的世界依旧一片银白，洁白的、晶莹的雪，在阳光下映下如玉如幻，像运城盐湖冬天硝盐结晶的白色世界。

盐湖也是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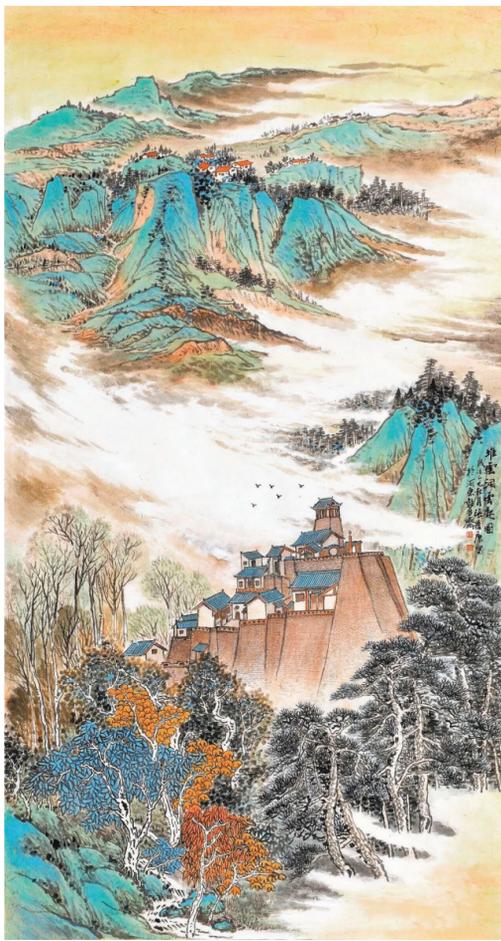
达人话运

在运城的咖啡馆里，最先让人意识到不对劲的，不是口音，而是他们点单时的节奏。不急着问招牌，不拍照，先坐下来聊天，窗外是盐湖的光，一桌人把行李靠在墙边，像是来办一件私事。

所以这个问题我很快有了答案。这群台湾同胞说是来旅游，但他们真正奔着来的，是运城本身，是一种在别的城市已经很难遇到的完整感。

不是关帝庙不重要，也不是闻喜煮饼不好吃，而是当一个城市还保留着生活本来的密度时，景点反而退到了后面。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里不像被安排过。

运城给人的第一层感受，是秩序感很低，但生活感很高。街上不忙，人也不慢，出租车司机会给你看盐湖反光最好的角度，本地人说话直接，不热情营销，但愿意多说两句实话。那种感觉在很多一线城市已经消失了。台湾游客在这点上很敏感。他们习



追思录

追忆著名艺术家王铁成先生

姚俊虎

不久前，我在曲沃参加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电视剧周”，聆听了山西省话剧院院长、周恩来总理特型演员梁春书所作的《好剧是如何炼成的》主题演讲。年富力强的梁院长侃侃而谈，有分析，有例证，附之以神情并茂的现场临摹，深入浅出地解析了当今影视剧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他在演讲中还特别提到其恩师、在我国影视舞台上首现人民好总理周恩来光辉形象的王铁成先生。

王铁成(1936年—2024年)，原名王铁城，早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就职于中央儿童艺术剧院，乃老一辈著名特型表演艺术家。

王铁成在童年时期就爱好音乐，尤其喜欢电影艺术；进入初中后，对戏剧艺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着自身出色的表现，很快就成为学校剧团的主要成员。中学毕业后，他对舞台艺术更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毅然放弃进入文学、理工院校的良好机遇，决心扬己所长，努力攀登文艺表演之高峰。为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他悄悄跑到校园寻找感觉不说，还连续购票前往首都剧场欣赏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出。他在观众席注意观察各种人物表现，认真分析资深演员塑造角色的专业技巧，记下了不少精美台词。

王铁成的成功并不偶然，他之所以成为“最神似周总理”“极

运城的底色

迪 迪

那种日常使用感，是景区很难伪装的。

盐湖是另一个现场体验。不是打卡那种看一眼走人，而是站久了会发现颜色在变，风一吹，湖面像被人轻轻翻动。有人突然明白为什么运城人情绪整体偏稳，生活在这种光线下，很难焦躁。

如果只选一个地方闲逛，我会给中条山脚下的片区。城市和自然的边界很模糊，居民楼、果园、小店混在一起，你会看到老人在树下聊天，年轻人骑车上下班。运城的城市不是某一栋建筑，而是这种没有被切割的生活状态。

说到吃，闻喜煮饼确实要尝。但不是作为特产任务，而是下午饿了。第一口是甜的，随后是面香，偏干，但不腻，配一杯热茶刚好。更让我记住的是羊肉泡和油泼面，味道直接，不拐弯，热气一上来，身体立刻被安抚。那些台湾游客后来跟我说，他们最

常去的，其实是普通小馆子。因为在那里，老板不会追问你从哪来，只会问你够不够吃。

路线其实不用复杂。两天足够。第一天留在城里，盐湖、老城区，随便走走，不要赶点。第二天选一个方向，比如解州或者中条山，给自然一点时间。如果有第三天，就什么都不安排，睡到自然醒，再去补吃一顿没来得及吃的。

运城真正火起来的原因，不是某个爆点，而是它刚好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等你准备好了，再走。

(选自微信公众号“迪迪.9373”)

想到父亲

岳明豪

过年的时候想到父亲
他没吃过饱饭没穿过新衣
身单力薄
却能管着七口人的胃口
见识短浅
却能供着四个孩子上学

旅游的时候想到父亲
他没坐过汽车火车和飞机
早起晚归
不知疲倦地劳作农活
少言寡语
不期回报地熬着岁月

生病的时候想到父亲
他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没住过院
姥姥生病
他用“放心”支持母亲的常年陪护
母亲嫌穷
他用“沉默”表达自己的无能为力

成就的时候想到父亲
他没啥可图可点的骄傲
孩子快乐
是他最大的满足
母亲高兴
是他最大的欣慰

天天为父亲走得过早而难受
原来四十六年了
父亲哪儿也没去
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鹤

雀

楼

文旅精粹运城主题美术精品展作品选登
堆云洞云起图 张发康 作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美术家协会提供

远道而来的客人，今天阳光明媚，正好一叙啊！”几句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我也感觉轻松了许多。进入房间后，我很快讲明了邀请他莅运参加名人名家联动演出的意向，王先生听了微微点头。那位老乡告诉我，只要能挤出一个星期时间，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王先生一开始没有正面回答。闻他热心公益事业，我专门讲了“狗咬(苟查)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典故，他若有所思地回答：“狗咬与苟查概念不同，含义相非，说到底还是提醒人们明辨是非，知恩必报。吕洞宾是传说中八仙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的‘炼形存神，入世度人’劝善思想和养生智慧，体现了道教济世利人的宗教情怀，督促人们朝着团结和谐的方向迈步。”我接着提起他在广大观众中的良好印象，没想到王先生幽默地表示：“你们晋南原先有座鹳雀楼(那时该楼尚未重建)，造就了唐代诗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千古名句，我们国家有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使名不见经传的王铁成有幸登上了荧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不过是个普通演员，如果有点成绩，都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集体智慧，不能作为个人炫耀的资本！”听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

生。为进一步拉近相互间距离，我借机谈起了周恩来与风陵渡之间的历史渊源。据史料载：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受毛泽东主席重托，从西安乘火车至潼关，随即到渡口过黄河入晋，阎锡山派亲信梁化之用专列在风陵渡车站恭迎。上火车后，周副主席带领大家学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他说：“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出现的形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要很好地理解这个思想，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十一月二十五日，周副主席与随行的彭德怀、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与阎锡山经过多次会谈，圆满完成了毛主席嘱托的各项事宜，离开太原返回延安。他与十多名同志乘一辆大卡车再次来到风陵渡，大家满身黄土，又冷又饿，便到渡口饭店吃小米饭，离开太原返回延安。他于除夕夜，便到渡口饭店吃小米饭，立即用手一粒不剩地捡起来，然后放进口中……话到此处，王铁成先生不住地点头，他一字一板地说道：“感人，实在感人，早知这些，《周恩来》这部片子就会更加完美了！”那时网络信息还不怎么发达，我答应将来去运城后再提供完整的资料，他笑着拍肩膀：“咱们明人不做暗事，到运城先说周副主席过黄河轶闻，再提王铁成见观众之事！”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莅运最终未能成行。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对 李静坤 美编 冯潇楠